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今古奇觀
第六十二卷 貪淫樂鬚眉變弱女

舉世趨柔媚，憑誰問丈夫。 狐顏同妾婦，蝟骨似侏儒。
巾幗滿縫掖，簪笄盈道塗。
莫嗟人異化，宇內盡模糊。

我常道：人若能持正性，冠笄中有丈夫；人若還無貞志，衣冠中多女子，故如今世上有一種鬚童，修眉曼臉，媚骨柔腸，與女爭寵，這便是少年中女子；有一種佞人，和言婉氣，順旨承歡，渾身雌骨，這便是男子中婦人；又有一種躑躅步，趨羶附炎，滿腔媚想，這便是衿紳中妾媵，何消得裂去衣冠，換作簪襖！何消得脫卻鬚眉，塗上脂粉。世上半已是陰類，但舉世習為嬌姪，天必定與他一個端兆。嘗記宋時宣和間，奸相蔡京、王黼、童貫、高俅等專權竊勢，人爭趨承，所以當時上天示象：汴京一個女子，年紀四□多歲，忽然兩頤癢，一撓，撓出一部須來，數日之間長有數寸。奏聞，聖旨著為女道士，女質襲著男形的征驗；又有一個賣青果男子，忽然肚大似懷孕般，後邊就坐蓐，生一小兒，此乃男人做了女事的先兆。我朝自這干闖奴王振、汪直、劉謹與馮保，不雄不雌的在那邊亂政，因有這小人磕頭掇腳，搽脂畫粉，去奉承著他。

吾人道的，舉朝皆妾婦也，上天以災異示人：

此隆慶年間，有李良雨一事。這李良雨是個陝西西安府鎮安縣樂善村住民，自己二□二歲，有個同胞兄弟李良雲，年二□歲。兩個早喪了父母。良雲生得身體魁偉，志氣軒昂；良雨生得媚臉明眸，性格和雅，娶一本村韓威的女兒小大姐為妻。兩個夫婦呵：男子風流女少年，姻緣天付共媿然。

連枝菡萏雙雙麗，交頸鴛鴦兩兩妍。

這小大姐是個風華女子，李良雨也是個俊逸郎君，且是和睦。做親一年，生下一個女兒，叫名喜，養到九個月，出了一身的疹子，沒了。他兄弟兩個只靠田莊為活。忽一日，李良雨對兄弟道：「我想，我與你終日弄這些泥塊頭，納糧當差，怕水怕旱，也不得財主。我的意思，不若你在家中耕種，我向附近做些生意，倘賺得些，可與你完婚。」良雲道：「哥，你我向來只做田莊，不曉得生理，怕不會做。」李良雨道：「本村有個呂達，他年紀只與我相當，倒也是個老江湖。我合著他，與他同去。」李良雲道：「不是那呂不揀麼！他終年做生意，討不上一個妻子，那見他會賺錢？況且過活得罷了，怎丟著青年嫂嫂，在外邊闖？」韓氏便道：「田莊雖沒甚大長養，卻是忙了三季，也有一季快活，夫妻兄弟聚做一塊兒。那做客餐風宿水，孤孤單單，誰來照顧你？還只在家？」那李良雨主意定了，與這呂達合了伙，定要出去，在鄰縣郟陽縣生理。

收拾了個把銀子本錢。韓氏再三留他不住，臨別時再三囑咐道自己孤單，叫他早早回家。良雨滿口應承，兩兩分別。

客路暮煙低，香閨春草齊。

從今明月夜，兩地共淒淒。

韓氏送出了門。良雲又送了三五里遠，自回家與嫂嫂耕種過活。

這邊李良雨與呂達兩個，一路裡戴月披星來至郟陽，尋了一個主人閑店中安下。這李良雨雖是一個家民出身，人兒生得標緻，又好假風月。這呂達在道路，只因好嫖花叢，所以不做家。兩個落店一兩日，李良雨道：「那裡有甚好看處？」

我們同去看一看。」此時呂達在郟陽，原有一個舊相與妓者樂寶兒，心裡正要去望他。道：「這廂有幾個妓者，我與兄去看一看何如？」李良雨道：「我們本錢少，經甚嫖？」呂達道：

「嫖不嫖由我。我不肯倒省，他怎麼要我嫖得？」兩個笑了，便去闖寡門，一連闖了幾家，為因生人，推道有人接在外邊的，或是有客的，或是幾個鍋邊秀，在那廂應名的。

落後到樂家，恰值樂寶兒送客，在門首見了呂達，道：「我在這裡想你，你來了麼？」兩邊坐下，問了李良雨姓，吃了一杯茶。呂達與這樂寶兒兩個說說笑笑，打一拳，罵一句，便纏住，不就肯走起身。李良雨也插插趣兒，鬼混半晌。呂達怕李良雨說他一到便嫖，假起身道：「我改日來望罷！」那樂寶兒道：「我正待作東，與你接風。」呂達道：「怎麼要姐姐接風？我作東，就請我李朋友！」李良雨叫聲「不好叨擾」，要起身。呂達道：「李兄，你去，便不溜亮了。」樂寶兒一面邀入房裡。裡面叫道：「請心官來！」是他妹子樂心兒。出來相見，人材不下樂寶兒，卻又風流活動：

冶態流雲舞雪，欲語鸚鵡聲。

能牽浪子肝腸，慣倒郭家金穴。

便坐在李良雨身邊，溫溫存存，只顧來招惹良雨。半酣，良雨假起身，呂達道：「寶哥特尋心哥來陪你，怎捨得去？」良雨道：「下處無人。」呂達道：「這是主人干係，何妨？」兩個都歇在樂家。

次日，就是李良雨回作東，一纏便也纏上一兩三日。不期李良雨週身發起寒熱來，小肚下連著腿，起上似饅頭兩個大毒。呂達知是便毒了，道：「這兩個一齊生，出膿出血，怎好？連吃上些清涼敗毒的藥過得住。」

不上半月，只見遍身發癩，起上一身廣瘡。客店眾人知覺，也就安不得身，租房在別處居住。只有呂達道：「我是生過的，不妨。」日逐服事他。李良雨急於要好，聽了一個郎中，用了些輕粉等藥，可也得一時光鮮。誰想他過得早，毒畢竟要攻出來，作了蛀，便一節節兒爛將下去，好不奇疼。呂達道：「這是不該留兒在娼家，致有此禍。」李良雨道：「我原自要去，與兄何干？」並沒個怨他的意思。

那呂達盡心看他，將及月餘，李良雨的本錢用去好些。呂達為他不去生意，賠吃賠用，見他爛到根邊，呂達道：「李大哥，如今我與你在這邊，本錢都快弄沒了。這也不打緊，還可再掙。只是這本錢沒了，將甚麼賠令正？況且把你一個風月人乾繫殺了！」李良雨在病中竟發一笑。

不上幾日，不唯蛀梗，連陰囊都蛀下。先時李良雨嘴邊髭須雖不多，也有半寸多長，如今一齊都落下了。呂達道：「李大哥，如今好了，絕標緻一個好內官了。」

那根頭還爛不住，直爛下去。這日一疼疼了個小死，竟昏暈了過去。只見恍惚之中，見兩個青衣人一把扯了就走。一路來唯有愁雲黯黯，冷霧淒淒，行了好些路，到一所宮殿。一個吏員打扮的走過來，見了道：「這是李氏麼？這也是無錢當枉法，錯了這宗公案。」須臾，殿門大開：

當殿珠簾隱隱，四邊銀燭煌煌。香煙繚繞錦衣，珮玉聲傳清響。武士光生金甲，仙官風曳朱裳，巍巍宮殿接穹蒼，尊與帝王相抗。

良雨偷眼一看，階上立的都是馬面牛頭，下面縛著許多官民士女，逐個個都唱名過去。到他，先是兩個青衣人過去道：「李良雨追到。」殿上道：「李良雨，查你前生合在鎮安縣李家為女，怎敢賄囑我吏書，將女將男？」李良雨知是陰司，便回道：「爺爺，這地方是一個錢帶不來的所在，吏書沒人敢收，小人並沒得與。」

一會，殿令傳旨，「李良雨仍為女身，與呂達為妻；承行書吏，免其追贓，准以錯誤公事擬罪，李氏發回。」

廿載奇男子，俄驚作女流。

客窗閑自省，兩頰滿嬌羞。

就是兩個人將他領了，走有幾里，見一大池，將他一推，霍然驚覺，開眼，呂達立在他身邊，見了道：「李大哥，怎一痛竟暈

了去？叫我耽了一把干係。同你出來，好同你回去才是。」

忙把湯水與他。那李良兩暗去摸自己的，宛然已是一個女身，倒自覺滿面羞慚，喜得人已成女，這些病痛都沒了。

當時呂達常來替他敷藥，這時，他道好了，再不與他看。

將息半月，臉上黃氣都去，髭須都無，唇紅齒白，竟是個好女子一般。那呂達來看，道：「如今下面怎麼了？」李良兩道：

「平的。」呂達道：「這等是個太監模樣麼？」出他不意，伸手一摸，李良兩忙把手去掩了。呂達想道：「終不然一爛，怎麼爛做個女人不成？果有此事，倒是天付姻緣，只恐斷沒這理。」

這夜道天色冷，竟鑽入被中，那李良兩死命不肯，緊緊抱住了被。呂達道：「李大哥，你一個病，我也盡心伏事，怎這等天冷，共一被兒都不肯？」定要鑽來。那李良兩也不知怎麼，人是女人，氣力也是女人，竟沒了，被他捱在身邊。李良兩只得背著他睡。他又摸手摸腳去擦他，擦得李良兩緊緊把手掩住胯下，直睡到貼牀去。呂達笑了道：「你便是□五歲小官，也不消做這腔。」偏把身子逼去，逼得一夜不敢睡。呂達自酣酣的睡了一覺，心裡想：「是了，若不變做女人，怎怕我得緊？」

我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備。」倒停了兩日，不去擾他。

這日，打了些酒，買了兩樣菜，為他起病。兩個對吃了幾鍾，只見李良兩酒力不勝，早已：

新紅兩頰起朝霞，豔殺盈盈露裡花。

一點殘燈相照處，分明美玉倚蒹葭。

幾鍾酒兒後，燈兒下越看越俊俏。呂達想道：「我如今不管他是男是女，捉一個醉魚罷！苦苦裡揼他吃酒，李良兩早已沉醉要睡。呂達等他先睡了，竟捱進被裡。此時李良兩在醉中不覺，那呂達輕輕將手摸去，果是一個女人！呂達滿心歡喜，一個翻身竟跳上去。這一驚，李良兩早已驚醒，道：

「呂兄不要囉喏！」呂達道：「李大哥，你的光景，我已知道。」

你與我相處了三四個月，到後也寫不清。況我正無妻，正好與我結成夫婦，你也不要推辭。」李良兩兩手狠狠護住，要掀他下來時，原少氣力，又加酒後，他身子重如山般壓下來，如何掀得？」急了，只把手掩，那呂達用力壓住，乘了酒力就要使蠻。李良兩急了，道：「呂大哥，我與你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，今日雖然變成女身，怎差答答做這樣事？」呂達道：

「你□五歲時，不曾與人做這事來？」左右一般。如今我興已滿盈，歇不得手！」李良兩道：「就是你要與我做夫妻，須洞房花燭，怎這造次？」呂達道：「先後總是一般！」猛力就良兩的雙手扯開。李良兩身子一縮，叫一聲，「罷！」此時呂達已喜孜孜道：「果然就是一個黃花閨女！我也不要輕狂，替你溫存做。」混了一會，那李良兩酒都做了滿身汗，醒了，道：

「呂大哥，這事實非可想。我在那日暈去時，到陰司裡被閻王收作女身，閻王道該與你為夫婦，只嫌你太急率些。」呂達道：

「守佛不拜，你不哭我是個呆人麼？我今日且與嫂嫂報仇。」

自此之後，兩個便作了人前的伙計，暗裡夫妻。呂達是久不見女人的男子，良兩是作過男子的女人，兩下你貪我愛：

燈前對酌，被底相勾，銀燭哭吹，美夢偷解，好不快樂！

杯傳合盞燈初上，被擁連枝酒半酣。

喜是相逢正相好，猛將風月擔兒擔。

呂達道：「我與你既成夫婦，帶來本錢用去大半，如今沒得生意！不如且回，待我設處些銀兩再來。」良兩道：「呂大哥所言在理。只是我當初出來時思量個發跡，誰知一病，本錢都弄沒了，連累你不曾做得生意。況且青頭白臉一個後生走出來。如今做了個婦人，把甚嘴臉去見人？況且你我身邊還剩有幾兩銀子，不若還在外生理。」呂達道：「我看如今老龍陽，剃眉紋臉要做個女人，也不能夠；再看如今，呵卵泡捧粗腿的，那一個不是『婦人』？哭得你？只是你做了個女人，路上經商須不便走。你不肯回去，可就在這邊開一個酒店兒罷。」李良兩道：「便是這地方，也知我是個男人。條然女扮，豈不可笑！還再到別縣去！」

兩個就離了郟陽，又到鄆縣。路上，李良兩就不帶網子了，梳了一個直把頭；腳下換了蒲鞋；不穿道袍，布裙短衫，不男不女打扮。一到縣南，便租了一間房子，開了一間酒飯店。呂達將出銀子來，做件女襯，買個包頭，與些脂粉。呂達道：「男是男扮，女是女扮。」相幫他梳三個柳頭、掠鬢、戴包頭，替他擦粉塗脂，又買了裹腳布，要他纏腳。

綰發成高髻，揮毫寫遠山。

永辭巾幘面，長理珮和環。

自此，在店裡包了個頭，也搽些脂粉，狠命將腳來收。個把月裡，收做半攔腳，坐在櫃身裡，倒是個有八九分顏色的婦人。兩個都做經紀過的，都老到。

一日，正在店裡做生意，見一個醫生，背了一個草藥箱，手內拿著鐵圈，一路搖到他店裡買飯，把李良兩不轉睛的看。

良兩倒認得他，是曾醫便毒過的習太醫，把頭低了。不期呂達在外邊走來，兩個竟認得。這郎中回到郟陽去把這件事做個奇聞道：「前日在這裡叫我醫便毒的客人，在鄆縣開了酒飯店。那店裡立一個婦人，卻是這個生便毒的男人，這也可怪！」

三三兩兩播揚開去，道呂達與李良兩都在鄆縣。

只見李良雲與嫂嫂在家，初時接一封書，道生毒抱病，後來竟沒封書信。要到呂達家問，他是個無妻子光棍，又是沒家的。常常在家心焦，求籤問卜，已將半年。捱到秋時候，此時收割已完，李良雲只得與嫂嫂計議，到郟陽去尋哥哥。

一路行來，已到郟陽。向店家尋問，道有個李良兩，在這裡因嫖生了便毒廣瘡。病了數日，好了後，與姓呂的一齊離去。近有一個郎中，曾在鄆縣見到過他。李良雲只得又收拾行李，往鄆縣進發。走到縣南飯店，見裡面坐著一個婦人：

頭裹皂包頭，靠靠墨霧；面搽瓜兒粉，點點親霜。脂添唇豔，較多論少，啟口處香滿人前；黛染眉修，鎖恨含愁，雙蹙處翠人面。正是：

麗色未云傾國，妖姿雅稱當壚。

李良雲定睛一看，道：「這好似我哥哥，卻嘴上少了髭須。」

再復一眼，那李良兩便低了頭。李良雲假做買飯，坐在店中只顧把良兩相上相下看，正相時，呂達恰在裡面走將出來。李良雲道「呂兄！」呂達便道：「久違！」李良兩倒一縮，竟往裡邊走。李良雲道：「呂兄，前與家兄回來，家兄在那廂？」呂達道：「適才婦人不是？他前面因病蛀梗，已變作一個女身，與我結成夫婦。他因羞回故裡，只得又在此開個店面。」良雲道：「男自男，女自女，鬮割了也只做得太監，並不會有他做女人的事，這話恐難聽。」正說時，只見那婦人出來道：「兄弟，我正是李良兩。別來將近一年，不知嫂嫂好麼？西安府都好收成，想今年收成盡好。我只因來到郟陽時，偶然去嫖，生了楊梅瘡，後因爛去陽物。又夢到陰司，道我應為女，該與呂達為夫婦，醒時果然是個女身，因與他成了夫婦。如今我那有嘴臉回得？家裡有遺下田畝，竟歸你用度。嫂嫂聽他改嫁。」良雲道：「方才道因蛀梗做了個女人，真是沒把柄子的。說話又說陰司判你該與呂兄作妻，只係搗鬼！身子變女子？怎前日出門時，有兩根須，聲音亮亮的，今髭須都沒，聲音小了？」呂達道：「他如今是個女人，沒了陽氣，自然無須、聲小，何消說得？」良雲道：「這事連我對面見的尚且難信，怎教嫂嫂信得？你須回去說個明白。」良兩道：「我折了本，第一件回不得；變了女人，沒個嘴臉，第二件回不得，又與呂達成親，家裡不積壓，是個苟合，第三件回不得。你只回去依著我說，教嫂孀嫁人，不要耽誤他。兄弟，你疑心我是假的，我□四歲沒娘，□八歲死爹，二□歲娶你嫂孀韓氏，那一件是假的？」良雲只是搖頭。

次日起身，良兩留他不住。呂達叫他做舅舅，贈他盤纏銀兩。良雲別了，竟到家中。一到，韓氏道：「叔叔曾見哥哥來麼？」良雲道：「哥哥不見，見個姐姐。」韓氏道：「尋不著麼？」良雲道：「見來，認不得。」韓氏道：「你自小兄弟，有個認不得

的？」良雲道：「如今怕嫂嫂也不肯認，也不肯信。嫂嫂，我哥說是個女人。」韓氏道：「這叔叔又來胡說，哥是女人，討我則甚？前日女兒是誰養的？」良雲道：「正是奇怪。我在郟陽尋不著，直到鄆縣才尋著他。呂達和著一個婦人在那廂開酒飯店，問他哥哥，他道這婦人便是。」韓氏道：「男是男，女是女，豈有個婦人是你哥的？」良雲道：「我也是這般說，那婦人死口認是我哥哥，教我認，我細認，只差得眉毛如今紋細了，鬚須落下，聲小了，腳也小了，模樣只差男女，與哥不遠。道是因生楊梅瘡爛成了個女人，就與呂達做了夫婦，沒臉回家，叫田產由我用度，嫂嫂另嫁別人。」韓氏道：

「叔叔，我知道了。前次書來，說他病，如今一定病沒了，故此叔叔起這議論。不然是薄情拐娶了一房妻小，意思待丟我，設這一個局。」良雲道：「並沒這事。」韓氏道：「叔叔，你不知道，女人自有一個穴道，天生成的，怎爛得湊巧的：這其間必有緣故。還是呂達謀財害命是實，殺了你哥哥，躲在鄆縣，一時被你尋著，沒得解說，造這謊。若道是女人，莫說我當時與他做勾當，——都想得起，就是你，從小同大，怎不見來？變的這說，一發荒唐！」

李良雲聽了，果然可疑，便請韓氏父親韓威，又是兩個鄰舍：一個高陵，一個童官，把這事來說起，一齊搖頭道：「從古以來，並不曾見有個雄雞變作雌的，那裡有個男人變作女的？這大嫂講得有理，怕是個謀了財，害了命，討得一個老婆，見他容貌兒有些相像，造這一篇謊。既真是李良兩，何妨回來，卻又移窠到別縣？李老二你去，他把帶去本錢與你麼？」李良雲道：「沒有。因將息病，用去了。只叫這廂田產歸我，嫂子嫁人。」高陵道：「沒銀子與你，便是謀了財了，哥不來，這田產怕不是你的？」

嫂子要嫁也恁他，這張紙何用？老二便告，竟告他謀財殺命，同府的怕提不來？」

果然，把一個謀財殺命事，告在縣裡，縣裡竟出了一張關，差了兩個人，來到鄆縣關提。那呂達不知道，不提防，被這兩個差人下了官。鄆縣知縣見是人命重案，又添兩個差人，將呂達拿了。呂達對良兩道：「這事你不去，說不清。」就將店頂與人，收拾了些盤纏，起身到鎮安縣來。

這番李良兩也不脂粉，也不三柳梳頭，仍舊男人打扮，卻與那時差不遠了。一到，呂達隨即訴狀道：「李良兩現在，並無謀死等情。」知縣叫討保候審。審時，李良雲道：「小的哥子李良兩，隆慶元年四月間與呂達同往郟陽生理，去久音信全無，小人去尋時，聞他在鄆縣，小人到鄆縣，只見呂達，向他索哥子，卻把一個婦人指說是小的哥子。老爺，小的哥子良兩，上冊是個壯丁，去時鄰里見都是個男子，怎把個婦人抵塞？明係謀財害命，卻把一個來歷不明婦人遮飾。」知縣叫呂達：「你怎麼說？」呂達道：

「小人上年原與李良雲兄李良兩同往郟陽生理，到不上兩月，李良兩因嫖得患蛀梗，不期竟成了個婦人，他含羞不肯回家，因與小人做為夫婦，在鄆縣開店。原帶去銀兩，李良兩因病自行費用，與小人無干。告小人謀命，李良兩現在。」知縣道：「豈有一個患蛀梗就為女人的理？」叫李良兩道：「你是假李良兩麼？」李良兩道：「人怎麼有假的？這是小的兄弟李良雲。小的原與呂達同往郟陽，因病蛀梗量去，夢到陰司，道小人原該女身，該配呂達，醒來，成了個女人，實是真正李良兩，並沒有個呂達謀財殺命事。」知縣道：「陰司一說，在我跟前還講這等鬼話！這謀李良兩事，連你也是知情的了！」

李良兩急了，道：「李良雲，我與你同胞兄弟，怎不認我？老爺再拘小的妻子韓氏與小的去時左鄰高陵，右鄰童官辨認就是。在郟陽有醫便毒的葛郎中，醫蛀梗的溫郎中，老爺跟前怎敢說謊。」知縣便叫拘他妻韓氏與鄰佐。此時都在外邊看審事，一齊進來。知縣叫韓氏：「這是你丈夫麼？」韓氏道：「是得緊！只少幾根須。」

李良兩便道：「韓氏，我是嘉靖四〇五年正月二〇討你，〇二月〇一日生了女兒。我原是你親夫，你因生女兒生了乳癰，右乳上有個疤。我怎不是李良兩？」叫兩鄰，李良兩道：「老爺，這瘦長沒須的是高陵；矮老子童官是小人老鄰舍。」兩個鄰舍叩頭道：「容貌說話果是李良兩。」知縣又叫韓氏：「你去看他是男是女？」韓氏去摸一摸，回覆道：「老爺，真是丈夫，只摸去竟是一個女人。」知縣道：「既容貌辨驗得似，他又說來言語相對，李良兩是真，化女的事也真了。良兩既在，呂達固非殺命。良兩男而為女，良雲已告似不為無因。他既與呂達成親已久，仍令完聚。韓氏既已無夫，聽憑改嫁。男變為女，這是非常災異，我還要通申兩院具題。」

因是事關題請，行文到郟陽縣，取他當日醫病醫生結狀，並查郟陽起身往鄆縣日期，經過宿店，及鄆縣開店兩鄰結狀。

回來，果患蛀梗等病，在郟陽是兩個男人，離郟陽是一男一女，中間別無謀殺等事。這番方具文通申府道兩院：

鎮安縣為災變異常事：本月准本縣民李良雲告詞。拘審間，伊兄李良兩，於上年六月中，因患楊梅瘡病，潰爛成女，與同賈呂達為妻，已經審斷訖。竊照三德有剛柔，權宜互用；兩儀日陰陽，理無互行。故此雞鳴而唐亡，男子產而宋覆。妖由人興，災云天運。意者陰侵陽德，柔掩剛明，婦寺乘權，奸邪亂政。牝牡淆於賢路，晦昧中於士心。邊庭有叛華即夷之人，朝野有背公死黨之行。遂成千古之奇聞，宜修九重之警省。事幹題請，伏乞照詳施行。

申去，兩院道果是奇變，即行具題。聖旨修省。

揮戈回日馭，修德滅妖桑。

君德咸無玷，逢災正兆祥。

這邊縣官將來發放寧家。良兩仍與呂達作為夫婦，後生一子。李良雲先為兄弟，如今做了姊弟親眷往來。就是韓氏，沒有守他的理，也嫁了一個人，與良兩作姊妹相與，兩個常想起當日雲情雨意，竟如一夢。